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解頤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任相

詩解頤卷三

明　朱善　撰

大雅三

文王首章

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

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葢周家天命之新固本於文王之德尤本於文王之神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此其德之在於人者然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此其神之在天者然也文王生而其德昭著既足以膺天命之眷顧没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於悠久方其以德而受命文王與天猶二也及其昭明而在天則文王與天一矣惟其神之昭於天

也故周之為國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也非文王一人之命乃周家一代之命也其神之在天相與為無窮則其命之在後嗣亦相與為無窮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即文王之命也上帝之陟降無一時而不監於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於帝則為後王者豈可謂天之高高在上而不吾察文王之神杳冥怳惚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畏敬而不可不敬畏之意隱然已見於言外矣

二章

亹亹猶勉勉自聖人言之則純亦不已之謂也惟其德之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惟其令聞之不已故天命之亦不已由其身以及其子由其子以及其孫而又及於無窮使其本宗百世而為天子支庶百世而為諸侯則可謂盛矣而又以為有是君不可無是臣也故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其傳世亦無不顯者焉此詩言不顯者三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與世之不顯

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怳惚而已也

三章

亹亹者勉敬之謂勉即文王之亹亹也敬即文王之緝熙敬止也文王之德莫盛於此故文王之臣子亦無不取法於此而有是勉敬焉勉則能自強而不息敬則能

主一而無適以之為已而身以修以之事君而國以治其謀猷如此宜其傳世之無不顯矣故又歎美之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為周之楨幹矣牆非幹無以立國非人無以一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四章

穆穆者深遠之容著於外敬者戒懼之意存於中外深遠而內戒懼則表裏之如一既緝續而又熙明則始終之無間此文王之敬所以與天合德也文王之受天命以其敬也商紂之失天命以其不敬也文王惟不已其敬是以大命集焉商紂惟不已其惡是以大命去焉天命之去就既殊則天位之隆替亦異而商之孫子遂臣服於周矣雖有子孫千億之衆其若天命何哉

五章

膚敏以言其才之美祼將以言其職之共黼冔以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士而服商之服若不改昔日之舊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奔走於周王之廟則今日之命非復昔日之命矣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徳乎使爾而不念厥祖則將墜厥緒而爾之臣子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矣藎者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六章

此章言法先王而修德配命則福自我求若此其易也不法先王而修德配命則失衆失國又若彼其難也為後王者可不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哉

七章

遏爾躬者商後王之所以自絶於天也宣昭義問者商先王之所以克配上帝也二者不可不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聞孰得而測之哉惟取法於文王

則法其緝熙之敬而上有以得天心法其亹亹之誠而下有以得人心萬邦且作而信之矣我將之頌曰畏天之威畏天即所以畏文王也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法文王即所以法天也天與文王一也

大明首章

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

天之不可信此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葢天命未絶則爲天子天命既絶則爲獨夫故也

二章

由父母家言之則曰來嫁由夫家言之則曰嬪于京維德之行者王季以明德而治乎外大任以淑德而治乎内乾健而坤順陽唱而陰和其志意無不同也有王季以爲之父有大任以爲之母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有文

王以爲之父有大姒以爲之母此武王之所以聖也

三章

聖人之德敬爲大泛言之而爲德切言之而爲敬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以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爲之也使此心之敬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

四章

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夫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於文王則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為哉洽水之陽渭水之涘有聖女焉天實擬之以為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於周益可信矣

五章

俔天之妹言其猶天之女也納幣為昏禮之始親迎為

昏禮之成文定厥祥敬其始也親迎于渭敬其終也造舟為梁重其事也不顯其光賛美之詞也

六章

有大任以為之母有大姒以為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慚德也

七章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處天下之大變當天下之大任當一以天命行之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彼以人之衆寡事之成敗存於念慮者皆所謂私意也武王無是也而必云爾者以見牧野之事天命之所不容釋人心之所不容拒而非武王之得已云爾

卒章

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

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為衆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緜首章

案朱氏曰厥初生民自后稷始入此室處在邠公時已然此云爾者生民之詩是推始祖所自出緜詩首章是

見民人所自來姜嫄生后稷建邦分土之由也稷封於邰而不窋竄去自有邰廢而周無民矣漆沮之豳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夾皇澗遡過澗雖未已有宮室但穴處乃豳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室家何怪哉況詩意主事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克成厥勳以二王始終之者見在豳而小遷岐而大矣

三章

内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侍於臣皆以菫則菫乃

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乃苦菜也周原之所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則苦者亦甘矣於是大王始以為可遷謂謀及乃心也又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契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龜兆告吉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則大王之遷豈其然而已哉

五章

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致衆庶令

徒役司徒之職也故次召之定其位處揆其基地使不失其繩直此司空立室家之事也既正則束版以築築訖復升下而上以相承載此司徒命徒役之事也

六章

上章言作宗廟此章言治宮室也築牆之時取土而實之於梩者其衆則陾陾然牆上之人受而投之於版者其聲則薨薨然既投之則從而築之其聲登登而相應也牆成而重復削治之其聲則馮馮然堅也五版為堵

百堵同時而並興言民皆樂事勸功競欲致力其間雖鼛鼓不能勝而止之見大王之得人心也

七章

臯門曰有伉自外觀之而見其高也應門曰將將自內觀之而見其嚴正也冢土曰戎醜攸行固將於此乎起大事動大衆非苟安於卑近而已也

八章

大王之去邠避玁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

慍焉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内治之修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内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葢君子創業垂統爲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九章

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

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之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是雖文王之德之盛而亦由此四臣之助而然葢雖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爲聖化之助

亦大矣哉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為豈不異
哉

棫樸首章

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薪以燎之所以致其用於今
日槱以積之所以儲其用於後日也濟濟辟王則左右
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左右輔弼
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三章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四章

倬彼雲漢則為章於天矣言天道之大而有以成其文也周王壽考而豈不作人乎言聖壽之久而有以成其化也

五章

追者所以美乎金之文也琢者所以美乎王之文也既

追之而又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者所以全其可追之質也玉者所以全其可琢之質也既金之而又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者誠之存乎中也綱紀者治之著於外也既勉矣而又勉焉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旱麓二章

玉瓚之瑟然則必有黄流以注之黜之美者味亦美也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禄以下之德之盛者福亦盛也

三章

鳶飛而戾天魚躍而于淵物之囿於氣者有自然之機也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人之囿於德者有自然之化也

五章

瑟彼柞棫不期於民之燎也而民自不能以不燎言物之盛者必為人所用也豈弟君子不期於神之勞也而神自不能以不勞言德之盛者必為神所福也

棫樸旱麓總論

棫樸旱麓詠文王之德必曰豈弟何也蓋豈焉而樂弟焉而易此見文王之德同一泰和元氣之流行而於其燕居之時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陽舒而無陰慘此所以能作興天下之材綱紀天下之治不惟有以斂是福於一身尤必有以敷是福於庶民也論語記夫子燕居之容曰申申夭夭申申者其容舒夭夭者其色愉即豈樂弟易之謂也知文王則知夫子矣知夫子則知文王矣

噫此文王夫子所以爲安而行之之聖而非賢者之所可企及歟

思齊首章

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莊敬之德則文王之聖敬其氣禀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周姜以盡婦道下能示法於婦而大姒又繼其美德之音是大姒之德亦大任之德也大任以敬德而生文王大姒以美德而百斯男則文王於此夫

何憂哉

二章

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疏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以其道也

三章

雝雝者和之至也所以為治人之本也肅肅者敬之至也所以為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

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己者而言也已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四章

戎疾不殄難之自外至者聖賢有所不能必也烈假不瑕德之由中出者聖賢未嘗不自安也不聞亦式其知生知不思而得故稽之往古而不謬也不諫亦入其行

安行不勉而中故質之當今而無疑也此所以為性與

天合也

五章

成人之所以有德小子之所以有造以古人之無斁也

古之人謂誰指文王而言也夫惟文王有不已之誠是

以斯士皆有俊乂之美也

皇矣首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監觀四方求民

之莫言其主宰之公也彼夏商之政既失其道天之絕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耆定之於是而增大之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焉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二章

上章此維與宅一此字指岐周而言此章八其字復指

岐周而言岐周本險阻山林之地大王居之而民之歸者益衆於是競刋除之所作而拔之屏而去之者是其地之菑而翳者也所修而理之平而治之者是其地之灌而栵者也所啟而拓之辟而開之者是其地之檉而椐也所攘而去之剔而翦之者是其地之檿而柘也檿柘美材可以養蠶非可刋除者也惟穿剔去其繁冗而已然則作屏修平啓辟皆所以刋除其木而攘之剔之又所以成長其木也大王之遷於岐非人力所能為也

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之内治既修則遠夷自遁遠夷既遁則國勢益張而又以為有明德以治其外不可無賢妃以助其内也故又立之配焉凡此皆天之所以厚我有周也

三章

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泰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

此王業之所由成也泰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守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歎咏於王季也

四章

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泰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其德之清靜者體之所以立克明以下

六者又其用之所由著克明者其德足以知人克類則明之察也克長者其德足以長人克君則長之大也克順者其德足以和民克比則順之至也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閒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閒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五章

人心必有所畔而後有所援必有所歆而後有所羨畔

者疎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歆者欲之動乎中羨者
心之慕乎外也斯二者皆溺於人欲之流者也文王無
是二者葢天實使之而非人力勉强之所能也故能先
知先覺以造道之極焉密之敢拒大邦不知有事大之
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
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則其伐密
也初非有所畔也其救阮也初非有所援也兵之所在
陵曰我陵池曰我池初非利其土地人民而有所歆羨

也此所以能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心也

六章

依其在京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猶所謂居其所不動也夫聖人豈有利天下之心哉其侵自阮疆也亦因其可怒者而怒之耳然文王以聖人之德當方伯之任則諸侯之人民即吾之人民也諸侯之土地即吾之土地也兵之所至罪人斯得而執敢陳兵於陵以拒我飲水於泉以抗我哉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以山言之則

在岐之陽以水言之則在渭之將此萬邦之所方向下民之所歸往也而其勢之盛已勃然不可禦矣

七章

不大聲以色言其德之不形也不長夏以革言其功之無迹也不識則不至於作其明不知則不至於作其聰言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與天同體也仇方其所讎者也兄弟其所友者也詢仇方而知崇之不可以不伐同兄弟而知兵之不可以不戒於是以伐崇墉焉蓋亦怒

其所可慭而莫非順帝之則也

八章

閑閑然徐緩言設而不用也言言然高大言縱而未攻也連連則相續而不絶也安安則詳審而不暴也是類是禡昭其罪於神也是致是附敷是德於人也此四方之所以莫敢侮也茀茀然强盛則非徐緩之比矣仡仡然堅壯則猶負固不服也於是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絶以殄其祀忽以滅其國則天誅不留而罪人斯得

矣此四方之所以莫敢拂也

靈臺首章

望氛祲察災祥憂民之憂也時觀游節勞佚樂民之樂也臺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為乎神之以其不終日而成也不終日而成果文王之心乎非然也文王之心固戒以勿亟而斯民之心則自如子來也然則勿亟者聖人愛民之仁而子來者斯民事上之忠也

二章

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麀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麀鹿之濯濯言其體之充也見其鳥之翯翯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牣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亦樂其鱗介也

總論

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廱之教育游觀而

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有素也教育而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首章

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亦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

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太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太王王季文王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推本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盖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為信也成矣

三章

求世德配天命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其信之可法正以其孝之可法也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而如見於羮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而如見於庭無一處之不然亦無一時之不然也若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強矯偽之所為也而豈足為天下之法哉

五章

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

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强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徳之是求如是而不受天之祐者未之有也

文王有聲首章

文王惟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其有安天下之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知其功

之盛即其功之盛而知其心之勤此文王之所以為克君也

二章

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三章

通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咸也

五章

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武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其君道之隆則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矣

六章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七章

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

遷國將亡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承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八章

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至矣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彼苟一時之安而不爲悠久之計者又惡足以語此哉

生民三章

牛羊之腓護之以其股也鳥之覆護之以其翼也人之會伐平林則又收而置之懷抱也人與我同類者也物與我異類者也而無不有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實覃實訏言其形之大也厥聲載路言其聲之大也此稷之所以異於人也於是始收而養之則亦知其受命於天而不可以常兒待之矣

五章

后稷之穡其種雖降於天其相之實在於己苟不能致其人力之助則豐草之不茀嘉穀必不能與之而並生矣實方實苞自其漬種時言之也實種實褎自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實秀自其始䍐時言之也實堅實好自其始實時言之也實頴實栗自其實熟而收成時言之也自種而苗自苗而秀自秀而實無所往而不致其人力之助此稷之播種所以大有功於斯民而有邰之封所以享無窮之報也

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自其種之事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鬱鬯穈芑可以供粢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徧種之種焉而成成焉而穫穫焉而任負以歸於是為鬯酒以降神為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時言之也

七章

所舂而揄者即此秬秠也所簸而蹂者即此穈芑也浸

於盆而淅之其聲叟叟然盛於甑而烝之其氣浮浮然將以釀鬱鬯之酒供簠簋之酒備三酒五齊之獻也物既備矣於是而載謀則卜日擇士之無不善也於是而載惟則齋戒具修之無不至也取蕭祭脂宗廟之祭也取羝以軷行道之祭也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有朝聘之事則軷祭焉上自宗廟下至軷祭悉舉之矣或取肉傅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凡此者皆所以興來歳而繼往歳也

八章

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黍稷之馨得其時而已哉盖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祭羝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王而文武文武之心又

無以異於大王也令至於後王之時矣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以之相傳也

總論

首章述姜嫄禋祀之祥二章述后稷降生之易三章述其生而有見棄之事四章述其幼而有種植之志五章述其教稼穡而受封六章述其降嘉種而肇祀七章備言后稷祭祀之誠八章備言周人尊祖配天之義以終

前章之意

行葦

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和也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既醉二章

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不必以德言也

三章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總論

籩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人

也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室家之壼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而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所告之詞也

假樂首章

嘉言其德之可嘉樂言其福之可樂顯明也令善也明則光輝而有耀善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為美

也宜民宜庶民也宜人宜百官也受祿受天百祿也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申重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德之顯而且令所以為可嘉命之保右而申之所以為可樂

二章

王者之所千者祿也而可以得百福焉祿指其一端言

之福指其全體言之也子孫千億言其多也穆穆皇皇以下言其賢也多而能賢所以能保天命於無窮也穆穆皇皇以德言也宜君宜王以位言也不愆不忘以其心言也率由舊章以其法言也必有穆穆皇皇之德而後可以宜君王之位必有不愆不忘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

三章

穆穆皇皇總言其德之美也抑抑秩秩詳言其德之善

也不愆不忘言其心之敬有以修諸已也無怨無惡言其心之廣有以容乎人也率由舊章言其能循用先王之法率由羣匹言其能全用天下之賢也皆自王者之子孫言之也然前章干禄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為祝頌之辭也後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為稱願之辭也

末章

之綱之紀以事言也不解於位以心言也燕及朋友自羣臣言之也民之攸塈自庶民言之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既有以安其臣矣而臣子愛君之心又欲其不解而有以安乎民焉厚之至也不解于位即周公所其無逸之意此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公劉首章

匪居匪康言其心之勤也迺埸迺疆言其事之理也田疇既治然後居者可以有積倉行者可以有餱糧所以

匪居者爲思輯和其民人不欲安於山戎之陋也所以
匪康者爲思光顯其國家而欲復守后稷之業也於是
以其弓矢斧鉞之備啟行而遷都於豳遷都必用武備
者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

三章

自下觀之則往彼衆水之所聚而又望彼溥廣之原自
上觀之則升彼南山之岡脊而乃見高大之京丘是京
也乃大衆所宜居者於是經畫以定之於此作民居以

處其處者於此作客舍以廬其旅者於此施敎令而言其所言於此議政事而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此章言營度邑居之事也

四章

于京斯依言其即京師以爲安也蹌蹌濟濟言其會羣臣而有儀也俾筵則或肆之筵也俾几則或授之几也登則登斯筵羣臣之所同也依則依斯几耆老之所獨也執豕于牢非必牛羊之厚也酌之用匏非必金玉之

華也遷國之初崇簡儉也於是而食之將以勸之飽也於是而飲之將以侑之醉也於是而君以統之對羣臣而言也於是而宗以主之對衆賓而言也

五章

國之始遷莫先於奠民居其次莫如定軍賦正税法既溥既長言其爰東墾闢之廣而長也既景乃岡以下言其望景覘卜之詳而備也其軍三單言軍制雖不可以不定而非悉民以為兵也徹田為糧言田制雖不可以

不定而非婸民以奉上也大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往乎東言其治之遍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大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以衆而田之闢者日以廣也

六章

于豳斯館爲客舍以居也涉渭爲亂爲方舟以濟也取厲爲斤斧之用不可以無砥也取鍛爲宫室之用不可以無鐵也止基言其居室之初定也迺理言其田疇之

初治也衆者人之多即止基之驗也有者財之足即迺理之效也夾澗而居則或處其東或處其西也遡澗而居則前依乎水後依乎山也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

卷阿首章

有卷者阿則可以游歌之地也飄風自南則可以游歌之時也來游來歌君以和平之音唱也以矢其音臣以和平之音和也此所謂總序以發端也天下之可樂者

莫如於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於泰和盛治之時昌爲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葢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萬國有咸寧之效而黎民有丕變之風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衰亦於此乎萌日中則必昃月盈則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盛可保其常不衰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之於極盛之時此有虞之廷所以有舜與臯陶之賡歌有周之卷阿所以有

王與召公之矢其音也

二章

伴奐以游優優游以休息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周之先公后稷教民稼穡而封於邰公劉自西戎而遷於豳古公自漆沮而遷於此皆能自小而大由微而著而享壽考福祿之盛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

此者必自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三章

王者之都雖止乎千里之遠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販者大也言其無不包也章者明也言其無不治也厚者如地勢之重厚言其無不承載也郊焉而祭天社焉而祭地所以為天地之主也望焉而祭山川所以為山川之主也廟焉而祭人鬼所以為人鬼之主也

四章

受命之長以壽考言也茀祿之康以福祿言也上章欲其如先公之善始善終為百神之祭主此言純嘏爾常則欲其兼二者而常享之也

五章六章

王者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所用以馮依者惟此孝德之人所用以輔翼者亦此孝德之人也以是人也而引導乎其前即有馮之謂也以是人也而輔相其左右即有翼之謂也能孝則慈祥有德則篤實與慈祥之人

處則可以興起其善心與篤實之人處則可以薫陶其德性善心生而外有以鎮其躁德性定而内有以消其邪有以鎮其躁而為顒昂之尊嚴有以銷其邪而為圭璋之純潔純潔之至播而為令聞則其德音秩秩而有常矣尊嚴之至發而為令望則其威儀抑抑而慎密矣夫如是則君子之德信乎其豈弟矣四方為則謂天下以之為準則也四方為綱謂天下以之為綱領也既有以為天下之法又有以統天下之法此無他由有上章

之得賢是以有此章之成德也

七章八章

此章通下章言之則為興就此章言之則為比如以為比則鳳皇者賢材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也鳳皇之鳴高岡猶賢者之在朝廷也梧桐之生朝陽猶賢君之馭明時也鳳皇非梧桐不棲猶賢者非遇明君則不仕也非朝陽不鳴猶賢者非遇時明則不出也惟其有菶菶萋萋之盛是以有

雝雝喈喈之和則其一時感會之機葢可想矣　又曰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乃明盛之處賢者出潛離隱而逢明君致治之時也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猶梧桐之菶菶萋萋臣得展其所藴猶鳳鳴之雝喈然其相與之盛當如此令而後賢者集於王朝矣禮意之隆則有望於成王矣

民勞首章

言民之勞苦甚矣庶幾其少安乎京師者諸夏之本惟

當惠此中國以綏安乎四方可也小人為惡內則詭隨以悅其君外則寇虐以害乎民皆所謂無良也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為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所為寇虐者剛惡之所發苟不禁而絕之則是不畏天之明命也而可乎能邇則惠中國之謂柔遠即綏四方之謂遠者懷而安之邇者順而習之即有以定王室矣

二章

無良者行之不謹也惛怓者言之不謹也憯不畏明言其不知天怒之可畏也無俾民憂言其當知民怨之可畏也無棄爾勞勉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

三章

敬慎威儀欲其修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修身以為之本親賢以為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為寇虐矣

板首章

治者天道之常亂者天道之變令天反其常道是以使民至於盡病而任大臣之責者乃出言不求其是為謀不求其遠靡聖則無所師法也管管則無所依據也不實於亶則無所持守也是皆謀之未遠而然也故我用大諫於汝汝可以莫之察乎

二章

天之方難則宜兢兢焉恐懼而豈可欣欣以豫悦乎天之方蹶則宜業業焉戒謹而豈可沓沓以弛緩乎輯者

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洽也懌者悅也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之所以定也

三章

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爲王臣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囂囂而自得則是諱疾而忌醫也然我所言者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以爲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寮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

乎

四章

老夫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也小子蹻蹻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也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爾用憂謔自小子之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茍以憂為謔則積之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而不可得而撲滅矣

五章

夸毗者言之無常也卒迷者行之不謹也載尸者善人之不用也殿屎者庶民之胥怨也此所以至於喪亂而卒無能順恵我之師衆者也

六章

天之牖民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以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一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别立一道以増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上之化下其道

獨不然乎

七章

大德之人所以爲君之藩籬也萬民之衆所以爲君之垣墻也國之强大者所以爲吾之屏蔽也族之强盛者所以爲吾之楨榦也同姓之宗子又所以爲吾之城也五者皆君之所恃以爲安也而德其本焉人君能惟德之懐則得是五者之助而安矣不能惟德之懐則失是五者之助而不安矣不安則同姓先有離心而城壞城

壞則藩垣屏蔽皆壞而獨居獨居而禍亂之至斯無日矣豈不可畏之甚哉

八章

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兹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為貴也

蕩首章

此章正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及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葢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絶之而不為然則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

天命而自底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為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僻非天命之匪諶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為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二章

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強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曾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

强禦也掊克也即所謂滔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爲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不歸於天矣

三章

善類之不用則所用者强禦寇攘而已强禦則暴虐之臣也寇攘則聚斂之臣也暴虐之是用則既有以殫民之力聚斂之是用則復有以竭民之財此怨懟之所以

生流言之所以興而詛祝之所以無窮極也

四章

忽然者怨氣之盛也斂怨以為德者不以德為德而以怨為德也人君不明其德則慈祥豈弟之人遠而暴虐聚斂之人進無背莫為之後也無側莫待其旁也無陪莫為之貳也無卿莫為之輔也無無非實無也雖有之而不稱其職不任其事則亦若無人焉爾

五章

人君荒湛於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愆厥止則威儀之迷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讙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明靡晦也

六章

如蜩之鳴言其無靜默之時也如羹之沸言其無清淨之處也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亂亡之證無間於小大也内奰於中國覃及鬼方言怨怒之極無間於遠邇也

七章

殷不用舊言旣不用乎舊人又不用乎舊政也何謂舊人老成是也何謂舊政典刑是也老成之不用則無所咨訪典刑之不用則無所持守此大命之所以傾覆而不可救也

八章

上章言暴虐聚斂之是用老成典刑之是棄皆自絶其根本之謂也紂以是亡於前而殷受之爲殷王者可以鑒矣而紂不知鑒也紂以是亡於後而周受之爲周王

者可以鑒矣而厲王又不知鑒也此亂亡之所以相繼也可勝歎哉

抑首章

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力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令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機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形著之後其為反常也大矣

二典

人君必大其謀而後可以定其命必遠其圖而後可以時其告謨之訏猶之遠此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此自號令上說所以為一時之政事者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已也敬慎者戒懼之存乎中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威而能敬儀而能慎則容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此勉其修於已者必有以示於人也上

四句蓋泛言之下四句則以其切近者言之也

三章

迷亂於政謂施於事者眩惑而無統也顛覆厥德謂見於行者顛倒而不常也所以然者以其荒湛於酒故也

汝獨不念汝所承之緒乎則當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以共其明法可也

四章

夙興夜寐修身之事也洒埽庭内齊家之事也身者民

之主家者國之則身修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修弓矢戎兵所以禦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亦不遺於外謹於大而亦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五章

質爾人民即所謂寢興洒埽維民之章也謹爾侯度即所謂車馬之修戎兵之戒也用戒不虞即所謂用戒戎作用逷蠻方也愼爾出話則欲其謹於言也敬爾威儀則欲其謹於行也白圭之玷以下又以見欲謹於行者必先謹於言也

六章

言之不可輕也以舌之不可捫也言之不可茍也以其易致差失也不可放也且天下之理孰有言而不讎者

乎孰有德而不報者乎朋友輔我者也庶民則傚我者也小子師法我者也而皆有以順之則子孫繩繩謂後有以繼乎前也萬民靡不承謂下有以承乎上也此皆謹言之效也

七章

輯柔爾顔以下言修飭於顯明之處也相在爾室以下言戒懼於幽隱之時也神之格思以下又言神之體物而不遺也夫惟神之體物而不遺此所以雖人所不睹

不聞之處尤當戒謹恐懼而不可忽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自君子之戒懼言之也微之顯誠之不可掩此自鬼神之體物言之也至此則不特無愧於人亦且無愧於天矣

八章

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

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九章

荏染柔木則可以緡之絲矣此温温恭人則亦可以為德之基矣基者為學之所由以立温恭者亦德之所以成也彼明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而行之此愚昧之人告之以善言則反謂我為不信人心之不同如此吁

可嘆哉

桑柔首章

桑之盛也其根本未蠹其枝葉未壞而蠧者采之忽焉而盡以比周之盛也其典章未廢其法度未改而厲王敗之忽焉而亡君子不幸而遇此安得而不憂憂之之甚而至於病又安得而不號天以訴之乎

二章

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

為愢者亦由聞鐘鼓管籥之音其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不以絜矩為心而與民同好惡也

三章

無爭者君子之所以已亂好爭者小人之所以生亂亂階之既成則其禍之所及者遠矣此天之所以愁國之

所以危而我之所以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無所適而可也

五章

告爾憂恤欲其及諸已也誨爾序爵欲其用夫賢也不能憂其所當憂則是悔悟之未萌無以為致治之本矣不能用其所當用則是賢否之不辨無以為致治之資矣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賢者之能已亂猶水之能滌熱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不用賢以已亂猶不用人以拯

溺也

六章

君子之在世惟出與處而已世治而行其道則祿食為無愧世亂而守其志則稼穡為無憾夫以稼穡而視祿食其勞逸固有間矣而惟君子之心視之如一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稼穡之所以為寶者可資之以養吾生也代食之所以為好者謂可因之以全吾志也

七章

上章言稼穡以代禄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不曰以下闕

十六章

職競用力指暴虐之臣言之也職盜為寇指聚斂之臣言之也上有反覆之臣則民亦貪亂而不已矣上有暴虐之臣則民亦邪僻以相尚矣上有聚斂之臣則民亦怨咨而不定矣涼曰不可者外為正直之言覆背善詈者陰為險詐之行然亦孰得而掩之哉此我之所以既作

𠒋歌也

雲漢首章

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言於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天以蒼璧地以黃琮四方各以其色之玉言羣祀徧舉而於玉無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聽乎

二章

蘊則其氣之方蓄而未散也隆則其氣之方盛而未衰也禋祀之相繼而不殄將以弭其災也郊焉而祭天地廟焉而祭祖考既靡神之不宗矣莫親於后稷而何為其不克也莫尊於上帝而何為其不臨也耗則財之消而趨於盡斁則勢之敗而幾於危此其為下土之禍也甚矣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乎

三章

兢業言其心之危懼也如霆如雷言其勢之可畏也靡

有子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

四章

靡瞻無所依也靡顧無所望也所以無可望者為羣公先正而不我助也所以無可仰者為父母先祖之忍予也

五章

羣公先正上章言其不助則不肯用其力也此章言其

不我聞則不肯聽其言也父母先祖親也故其望之也切昊天上帝尊也故其畏之也深望之切故不無怨慕之情畏之深故雖欲逃遁而不敢

八章

始言有嘒其星嶽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盡其責於已惟其責之在已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凡若此者

非以為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内治既修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之烈而基之也

崧高首章

四嶽之佐唐虞不惟總方嶽之諸侯抑且奉嶽神之祭

祀則其有功於神人大矣故嶽神享之愈久而不替其在於周則其神靈和氣之所鍾既生甫侯於前復生申伯於後甫侯之生有以佐穆王於耄期之時申伯之生有以佐宣王於中興之日甫侯之訓刑申伯之番番要皆足以為周之楨幹四國其有不賴之而屏蔽者乎四方之人其有不賴之而宣布天子之德澤者乎

二章

申伯以元舅之親世德之懿而即封於謝宜也召伯王

朝之大臣乃以身任版築之責而不以為勞何也盖大封之禮召公實世掌之則其上承天子之命下慰羣黎之心亦其責之不得辭也申伯之宅既定則不惟一世之安而申伯之子孫亦得以世執其功矣

三章

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御御土田徹而國制定私人遷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信邁誠歸言其行之決而不疑也式遄其行言其行之速而無留也徹土疆所以定經制峙餱糧所以廣儲蓄定經制者所以為他日悠久之計廣儲蓄者又所以為今日經營之計也

七章

番番者言其才德之武勇嘽嘽者言其儀衛之衆盛才德之武勇固足為國之幹儀衛之衆盛亦所以為國之

光豈不顯哉此申伯爭以親則天子之元舅以賢則百辟之是法則其位望之隆重而名譽之彰著亦可想矣

烝民首章

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佑之命惟上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則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禀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令儀令色者輝光之著於外小心翼翼者嚴敬之存乎中古訓是式者學問以致其知威儀是力者進修以力於行四者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則用之所以行也惟其為用之所以行所以亦可謂之德也

二章

式百辟而侯國有所法保王躬而君德賴以成司政本而王命有所寄此皆自其已然者言之也至於賦政於

三章

外則正指築城于齊之事而言之也四方爰發兼以其效言之則所以期望之者至矣

四章

此肅肅然齊之命惟仲山甫爲能將而行之邦國之有臧有否亦惟仲山甫能明之明哲保身者周身之智夙夜匪懈者事君之忠惟其有保身之智所以能明邦國惟其有事君之忠所以能將王命未有不能保身而可以事君者也未有不能事君而可以治民者也此明哲

保身所以為事君治人之本也

五章

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上章言仲山甫明哲保身明者明於理體之所以立也哲者察於事用之所以行也既能明於理又能察於事則其賦政於外也亦惟視事理之可否何如耳柔者豈得而茹剛者豈得而吐哉惟不茹柔故不侮鰥寡則可以惠鮮之固所以行吾仁也惟不吐剛故不畏

强禦則可以遏絶之亦所以示吾勇也然則山甫之保身豈枉道徇人之謂哉

六章

儀度圖謀而後言者所以為知德之至愛而恨其不能助者所以為好德之深斯德也何德也固人所同得也然得之於天者衆人之所同而舉之於已者仲山甫之所獨何以見其獨也人莫不有是儀也而仲山甫獨能令焉人莫不有是心也而仲山甫獨能翼翼其敬焉

人孰無古訓也而仲山甫則是式焉人孰無威儀也而仲山甫則是力焉此即其舉德之實也𩓐鮮克舉之之詞衆人惟致其不足於人𩓐愛莫助之之詞詩人惟致其不足於已則山甫之舉德固可謂賢而詩人之知德好德亦可謂賢矣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

韓奕首章

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纘戎祖考欲

其無愧於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愧於君也夙夜匪懈勉之以勸也虔恭爾位戒之以敬也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六章

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召伯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既因百蠻以為之長令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為之伯則其城池之不可以不修田畝之不可以不治稅法之不可以不正土物之不可以不貢皆修其職業

之謂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江漢二章

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有召虎之經營故四方得以既平有召虎之告成故王國得以庶定四方之既平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感心故

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三章

封建井田二者皆先王之良法中興之所當復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即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息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凡若此者非以病之也

非以急之也惟欲其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而疆之所以畫其大界也於是而理之所以别其條理也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海濵之國無不復乎舊封也濵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為中興之盛也

四章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榦也我之命爾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為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為心則淮夷

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五章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君臣相期望於無窮也宣王之意若曰我之祖有若文王焉則創業之聖君也爾之祖有若康公焉則佐命之元臣也此其同

心同德為可知也今我之伐淮夷非以黷武也將以復先王之境土也爾之受命而往非以邀功也將以嗣先人之功業也然則爾之告成非特無愧於爾祖固亦無愧於先王也我之報功非特無愧於先王也固亦無愧於爾祖也昔也爾祖既於此乎受命則功非爾之功即爾祖之功也賞非吾之賞即先王之賞也且佐命之臣固有於此乎受命者矣而其子孫未必能繼之於今日也中興之臣固有於我乎受賞者矣而其先祖未必能

開之於昔日也則是自先王創造以來祖孫相繼而受命於玆者惟爾而已此所以為寵異之至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虎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六章

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

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治焉武功可以撥禍亂於一時文德可以致太平於悠久則武功者誠非聖人之得已而文德者誠今日之急務也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常武首章

赫赫言其聲勢之盛明明言其威靈之顯此中興之氣象也王之所命者以正官則卿士以兼官則大師言其世則南仲以為祖言其人則皇父以為字是當時之大

將也是時天子親征故親命皇父以整六師謂統其士衆也以修我戎謂備其器械也軍事以敬戒為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即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玁狁平昆夷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

二章

宣王嘗命吉甫北伐矣又嘗命方叔南征矣獨於淮夷之叛則赫赫自將何也蓋淮夷徐戎近居中國中國之

土地則先王之土地也而夷狄侵之中國之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而夷狄暴之果安得不以吾之仁伐彼之不仁以吾之義討彼之不義也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威也匪紹匪游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四章

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虓虎之怒也王之武則如震

而如怒士之武則闞焉而如虎於以進師於淮浦鋪則其衆之偏也敦則其陣之厚也仍執則其力之勇也此淮浦之地所以截然而不可犯者以其為王師之所也

總論

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服而來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

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戢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修也

瞻卬首章

昊天者民之所瞻仰也而曷為其不我恵乎既使我甚久而不寧矣而又降此大厲焉國無有定則民之受其

病也甚矣小人之害民猶良苗之癈於蟊賊也則亂將何時而已乎刑罪之網民若鳥獸之罹於羅網也則病將何時而瘳乎

三章

哲夫成城言其智謀之可以立國也哲婦傾城則其知辨徒足以亡人之國而已故哲婦之懿美也而反為鴟鴞之惡以其多言而為禍亂之階梯也然則亂豈真自天而降哉夏之亡也以妲己周之亡也以褒姒蓋皆出於

婦人而已然言之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又非特婦人而已也雖奄寺亦然葢有嬖妾以蠱惑於内必有奄寺以煽亂於外奄寺非嬖妾無以為之主嬖妾非奄寺無以為之輔二者實相倚以為奸其可以莫之察乎

四章

鞫人者恃其智辯以屈服人也忮者殘害之意存於中也忒者變詐之態著於外也譖始者始為不信之端竟背者終無可驗之實豈曰不極者人以為罔極而彼則

不自知其放恣也伊胡為慝者人以為慝惡而彼則猶以為無害也皇皇求財利者小人之事皇皇求仁義者君子之事君子而識三倍之利則其為慝也甚矣謀謨於廟堂者君子之事蠶織於宮庭者婦人之職婦人而與朝廷之政則其為慝也愈甚矣

五章

天之所以責王者以其信用婦人也神之所以不富王者亦以其信用婦人也内惟褒氏之聽則外必有犬戎

之變蓋陰慝之招也舍爾介狄者不憂其所當憂惟予胥忌者反忌其所不當忌不弔不祥不畏于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也人之云亡不求善人以爲之輔也不畏於天此天之所以刺也不敬其身不用夫善此神之所以刺也若是則邦國之殄瘁也宜哉

七章

泉之上出而不已則其源也深矣心之隱憂而不已則其來也亦非一日矣蓋天降禍亂而已之生也適于是

時則亦如之何哉抑天雖高遠而其轉危以為安轉亂以為治亦惟天為能耳苟天意之所與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誠能翻然悔悟改其前日之行以求無忝於厥祖則民心之所與即天意之所與庶幾禍亂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召旻首章

旻天疾威言其暴虐之甚也天篤降喪言其喪亂之多也國之將亡必先之以災異而重之以飢饉飢饉荐臻

則民無不流亡内而中國外而邊境將悉為荒虚而不可救矣

二章

惟天降刑罪以罔罟斯民故使蟊賊之人用則其内亂也至矣使昏椓之人用則其不恭也甚矣夫潰亂邪僻之人不平其心而亂人邦國者也乃使之任治平之責則其致亂也宜哉

三章

臯臯訿訿小人之頑慢詆毀者也而王則愛而不知其惡兢兢業業在位之戒謹恐懼者也而王則憎而不知其善不知其惡則其惡日長矣不知其善則其位孔貶矣其顛倒錯亂如此欲國無危得乎

四章

歲之旱則草之生於谷中者且不能以遂長況其棲於木上者安得而不枯槁乎國之亂則民優於財用者且不能以自給況其窮而無告者安得而不流亡乎是以

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

六章

池之竭由外之不入亦猶國之亂由外無忠賢以為之輔也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亦猶國之亂由內無仁義以為之本也此害之所以益廣憂之所以益大而惟恐災禍之幷及於我躬也

末章

大雅終於召旻何也曰幽王無道嬖妾蠱惑於內小人

用事於外天變於上而不知民怨於下而不悟周室將亡不可救矣君子傷之曰必有君如文武有臣如召公則周室其可復興乎是時去宣王中興未遠亦豈無舊臣可任者如王之不用何此所以終於亡也

總論

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以宣王之有志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中興以平王之無志也噫此雅之所以亡而黍離之所以降於國風也

詩解頤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解頤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拖鄂轄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柴模

謄録監生臣郝朝棟

詩解頤卷四

明 朱善 撰

頌四

周頌

清廟

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而入清廟者皆如復見於文王何也不曰文王

之德肅肅其敬雝雝其和乎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之而為公侯則肅雝顯相而肅雝即文德之謂也畀之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而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主之在廟者一於廟而已而神之在天者則固無不之也無不在也以為在彼而或在於此以為在此而或在於彼其於昭于天則豈不顯乎其使人齊明

誠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豈不承乎惟其不顯不承此所以不可得而厭射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自其平居之時言之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此自其祭祀之時言之也神之無在無不在雖平居之時且不可得而厭也況文王之神與天同體而謂祭祀之時可得而厭射乎

維天之命

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惟其德之不已故其

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已凡神之所以恤我我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已者為之也我既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順之而不違則已既與文王一矣後人又篤厚之而不忘則後人又與已為一矣曰駿惠曰篤皆自其不已者而推言之也

烈文

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以及王者之

子孫王者報功而有以及諸侯之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莫彊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之所同得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千萬世亦同此心此理也故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内之民莫不是訓

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天作

彼高者山天實作之也然天能作之而不能有以治之所以荒而治之者實有待於大王焉大王能作之而不能安之所以安而定之者尤必有待於文王焉夫惟大王創造於前文王安定於後是以昔焉之險阻今焉之

平易則以哲王之相繼而人之歸附者衆也我子孫是以得奉其祭祀於此則繼今以往世世相承其可不思所以保守而勿失乎

昊天有成命

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徳言宥者弘深密者静密弘則不可量深則不可測静則不可撓密則不可閒其徳之弘深而静密固非一日之積也惟其積累於下而君徳益以隆是以承藉於上而天命益以固以不敢康寧之

心咸弘深靜密之徳以弘深靜密之徳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噫昊天有成命而文武受之於前成王能基命而子孫保之於後則周之王業其有窮乎

我將

將曰我將則所以將而奉之者必躬必親也享曰我享

則所以享而獻之者必敬必戒也羊曰維羊謂於羊之外不敢有加物也牛曰維牛謂於牛之外不敢有加禮也此貴誠之義也而不知天之果降而在此之右乎不敢必也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當於文王之典是以為儀是以為式且是以為刑焉以是典也而曰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也獻是牛也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

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或可必也畏者戒懼之誠保者奉持之意畏天之威即所以畏文王之威也保天之命即所以保文王之命也

時邁

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惟天眷之隆故使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盡君道之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大也惟王道

之大故慶讓黜陟而刑賞行偃武修文而好尚定葢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信

思文

粒我者雖稷之功而貽我者實帝之命惟其命之出於帝是以其功之可以配乎天也然稷之功養民而已而乃以為陳常時夏則是果嘗教民而侵契之職也邪葢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制為祭祀之禮以盡孝誠之感制為冠昏之禮以明陰陽配

合之義以明長幼嗣續之節至於日用常食之間尤必老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豐而少者儉老者甘美而少者麤惡則是人倫之所以厚固本於飲食之豐而飲食之所以豐實本於后稷之教夫如是則陳常時夏之功稷亦豈得而辭哉

臣工

此詩兩言嗟嗟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

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況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法尤為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孟春躬耕帝籍此正咨度之時也於是戒之曰時至於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年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年以為嘉穀之占又可以徯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

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際特奄忽間耳豈可以為久而難待哉言豐穫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噫嘻

此詩舉成王之諡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豐年

收入之多而祭禮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禄之無不徧此方社之賜也而亦田祖先農之力也秋而報焉則方社之謂也冬而報焉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有瞽

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也而皆在於周之庭矣上言設下言奏皆兼應田縣鼓鞉磬柷敔而言設之者有其人

謂眡瞭也奏之者有其人即瞽師也簫管獨言於其下者以其為器之小而無所事乎設也簫管備舉則樂器之無不舉可知矣喤喤者言其聲之大而和也和鳴者言其聲之小而和也肅雝者言其人之和而敬是以其聲之亦無不和而敬也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雝

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以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彊於人也而文王之宣通哲知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允文允武則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

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則即綏予孝子之實也即克昌厥後之實也

載見

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葢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諸侯之助祭於此也夫獨無所感乎先王之神洋洋乎在上孝子之誠穆穆乎在下昭穆之各以其位而外之各以其官長幼之各從其事貴賤之各守其職

祼獻之有其禮和平之有其樂將享之有其物酬酢之有其儀凛乎其不可踰秩乎其不可紊則所謂法度即此而在矣奚必他求哉故章末但美其助祭之功而不及乎戒飭之事者豈非以率見之際所以教示之者已深而無所事於戒飭也歟

武

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彊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文曰允文則其開於前者初非不足於

武也於武王曰無競則其受於後者亦非以力取之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閔予小子

未免喪以前居梁闇之時也惟思慕而已既免喪以後臨朝廷之時也則有家國天下之責焉皇考之達孝不可無以繼之也皇王之大業不可無以承之也然所以

繼皇考之孝固不外乎敬所以繼皇王之業亦不外乎敬而已孝也敬也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即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就文武之業而崇大化之本也

訪落

居梁闇之時未可以言也既免喪以後可以言矣可以言而不言則無以見求助之意無以見繼述之志訪予落止求助之誠也率時昭考繼述之孝也於乎悠哉歎

其遠也繼猶判涣歎其難也然豈可畏其遠而不進畏其難而不勉哉惟當繼其上下於庭者欲其無一時之不敬也繼其陟降於家者欲其無一事之不敬也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其身焉則無危亡之患也有以明其身焉則無昏昧之患也

敬之

敬者戒懼慎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

以明而自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之功復有以致其誠之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而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則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若成王者可謂能受諫者矣

載芟

墾闢之時芟以除其草柞以除其木然後耕之則其土氣蒸達釋釋然解散矣專言新墾之田者以其用力尤難故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言耕夫徧野無曠土也侯

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言其家道和平無乖戾也有畧其耜言其器之利也俶載南畝播厥百穀言其事之時也實函斯活言其苗之初生也驛驛其達有厭其傑言其苗之既長也緜緜其麃言耘者之詳而密也載穫濟濟言穫者之衆而整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言其積之富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言其用之廣也有飶其香有椒其馨皆酒醴芬芬之氣也宴享賓客所以致敬也而邦家

以之光顯供養耆老所以致愛也而胡考以之安寧匪且有且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處也匪今斯今則豐穰之慶非止於一日也蓋自極古而已然則自后稷耕稼而至於今其所從來者遠矣

良耜

自有人民而有稼穡自有稼穡而有祭祀春而祈焉秋而報焉皆人情之所不能已也載芟良耜皆言春而致其耕種之勤夏而極其耘耨之勞秋而獲夫收成之富

男盡力於外女盡力於内使我得寔享以致其粢祭祀以致其孝者是果誰之賜哉以爲田祖先農之功而固有方社也以爲方社之功而固有田祖先農也此所以不得不並致其祭報也

絲衣

絲衣其紑言其潔齊也載弁俅俅言其恭順也自堂徂基自内而之外也自羊徂牛自小而之大也鼐鼎及鼒自大而之小也告濯告潔見其器之豐飾也告充及其

牲之肥碩也比未祭以前事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既祭以後事夫祭畢以燕而兕觥罰爵觩然上曲徒設而不用既不吳而失之讙譁則其敬靜為何如也復不敖而失之倨慢則其謹飭為何如也宜其得壽考之福也

酌

時之未可聖人不先時而有為時之既可聖人不後時而不為夫聖人亦何心哉惟視夫時之可與未可耳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

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
以為聖人之武也後人受武王之功則當嗣武王之業
嗣武王之業則當法武王之事果能法武王之所以治
天下者而治天下則天下又豈不以其事武王者而事
我後之人哉

桓

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穫豐年
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

天有匪解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由武王有桓桓之德故多士有濟濟之盛而武王之於多士不惟保而有之尤必任而用之不惟用之於朝廷尤必用之於四方葢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於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惟文王之神昭於天也故周有維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於天也故周

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

賚

文王之勤勞於前固以遺我後之人也則子孫受之於後者亦豈敢以自專哉且後人之所當尋繹而思念者文王之德也而文王之德所以能使人尋繹而思念者以有諸臣之功也知文德之不可忘則知功臣之不可忘矣於是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

功使各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新與舊之相間親與疏之相錯小與大之相參遠與邇之相聯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順從而無不安其分之意則其大封功臣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也凡若此者蓋皆有周之命非復商之舊矣於是復歎美之使功臣之受封賞者無不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焉上言敷時繹思將以布其可繹思者於人也此言於繹思欲其存此可繹思者於已也敷時繹思固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於

繹思則又欲其共保安定於悠久也

魯頌

駉

言駉則每章同詞見其充實之如一也言有則每章異詞見其名色之不一也言坰亦每章同詞見其地有常所官有常職初不病民居而妨民田也於車曰彭彭言其盛也伾伾則盛而有力繹繹則盛而不絶祛祛則盛而彊徙皆自夫彭彭而推言之也於馬曰斯臧言其善

也斯才則材之良而非駑斯作則氣之盛而方壯斯徂則力之健而致遠皆自夫斯臧而推言之也於思曰無疆言其立心之遠也無斯則遠之無窮無斁則遠之不已無邪則遠而能正皆自夫無疆而推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獨有取於無邪之一語曰自詩人之意言之則魯侯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以無疆為先自聖人之意言之則君子修身以道由其立心之正故以無邪為切果能無一事而不思無一思而不正則為子而思

孝為臣而思忠為學而思所以為賢為聖將無所施而不可奚獨牧馬一事而已哉噫聖人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學者誠不可以不勉也

有駜

有駜有駜則其駜駜然而肥彊者乃乘黄之馬也夙夜在公則其在公而飲酒者乃辯治之人也謂之辯治則既不失之諠譁亦不失之怠放其不至於亂也審矣鼓即所謂坎坎鼓我也舞即所謂蹲蹲舞我也當國家閒暇

之時而君臣同享乎和平之福則其樂可知也自今以始歲其有樂之在外者也君子有穀詒孫子樂之在內者也樂之在外者不可以必得以其屬諸天也樂之在內者斯可以力致以其屬諸已也詩人頌禱其君既欲其豐穰之有以繼乎古復欲其大善之有以傳厥後則人君之可樂孰有大於此者哉

泮水首章至三章

國之有學固所以為淑人心之地而賢君之視學又所

以為感人心之機此詩美魯侯在泮而篇首三章皆深寓其意於樂之一詞一章樂其來而至二章樂其至而教二章樂其教畢而又燕來而至則其儀足以感人而國人之見之者無不樂至而教則其言足以感人而學士之聞之者無不樂教畢而燕則其禮足以優賢而厭賢之與燕者無不樂國人樂而民俗之丕變學士樂而學業之益進賢者樂則又將樂告以善道而內治之益修遠人之自服斯所以為頌禱之意歟

四章

敬明其德德之存於中者無不敬也敬愼威儀儀之著於外者無不敬也合內外而無不敬此所以爲民之法也允文允武欲其君德之備也靡有不孝欲其子道之盡也惟其文武之備故有以昭格乎烈祖惟其靡有不孝故有以自求乎多福孝也敬也文武也其實一理也

五章

克明其德所以淑其身也既作泮宮所以淑諸人也既

有以淑其身又有以淑諸人則不期於遠人之服而遠人自無不服矣如是而猶有不服者則命虎臣以伐之而又願其於此乎獻馘於此乎獻囚且欲其訊問之審無愧於古人焉則遠人之不服者鮮矣

六章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逖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烝烝皇皇言

盛也即三郊三遂之衆也不吴不揚言其肅也即所謂無讙聽命也不告于訩無爭訟也即所謂勿敢越逐無敢寇攘也夫如是則其在泮獻功宜也

閟宫首章

宫廟所以安神其侐然而清靜則深嚴而不褻也實實而犂固則安重而不傾也枚枚而礱密則緻直而有序也此述其修閟宫之詞也其德不回言己德之無疵也上帝是依言天命之攸眷也此后稷之所由以生也降

之百福天降之也天以是福而降之稷稷以是福而敷之民則民之福即稷之福也此所以奄有乎一國也俾民稼穡稷使之也稷降是種以教乎民民賴是種以養其生則民之有皆稷之有也是即奄有此下土也禹以平水土為功稷以播百穀為功由水土之既平而後百穀之可播則稷之教稼穡固所以繼禹之緒也

二章

金履祥曰案詩稱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

業自大王始基之爾而後世稱大王有翦商之志不惟誤認詩意其失大王本意甚矣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如此其悖也愚案金氏之説足以補朱子之所不及故著之

三章

皇皇后帝惟周王為得而祀之耳胡為乎魯之郊皇祖后稷亦惟周王為得祭之耳而胡為乎魯之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則魯之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周公之心果得以自安乎其心有所不安則其神有所不寧其神有所不寧則其福有所不降詩人於后帝后稷則曰降福既多既者辭之決也於周公皇祖則曰亦其福女其者辭之疑也我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則敢必於文王而不敢必於天今魯人之頌僖公乃敢必於帝與稷而不敢必於周公皇祖何也噫帝與稷之可必非真可必也周公皇祖之不可必則原周公伯禽之心其心誠有所不安其神誠有所不寧而其福亦誠有所不可必也然則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其儀非不忒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其誠非不至也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其禮非不隆也而獨於福之降與否則有所不敢必只亦其福女米辭之間而詩人不足之意已

悠然見於言外矣可勝歎哉

四章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言其事之豫也白牡騂剛言其牲之備也犧尊將將言其器之飾也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言諸物之備有也萬舞洋洋言衆樂之交奏也君之所以事神者極禮樂之盛則神之所以報君者極福壽之隆不虧如月之常盈而不缺也不崩如山之常峙而不陷也不震不騰如地之常靜而不動也不特如山之高

而已又欲其如山春之岡不特如阜之大而已又欲其如大阜之陵則公之壽可以等岡陵而為三矣

五章

以車之數則千乘而車之所載必有弓與矛焉以人之數則三萬而人之所載必有冑焉以是衆也而西伐戎北伐狄南伐荆舒孰得而禦之哉故又願其如此而且祝其昌大壽考焉

六章

泰山魯之望也龜蒙魯之有也以如是之土地如是之人民苟善用之則可以荒大東可以服海邦可以來淮夷皆祝願之辭也

八章

純嘏言其福之盛大眉壽言其福之悠久曰眉壽保魯則願其壽考而常享茲富貴也曰復周公之宇則又以土地人民受之先王傳之先君凡諸侯之所侵者皆欲其自今而復之也而魯人願望之心猶未已也閨門之

内有令妻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綱也有壽母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子也朝廷之上有大夫庶士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之君也邦國之大有土地人民焉則願其常有以為也在也據天位之尊而樂之在外者無不備處天倫之常而樂之在内者無不有此所謂多受祉也多祉即純嘏之謂黃髮兒齒即眉壽之謂章末二句所以終首章二句之義也

商頌

那

猗與歎其美也那與歎其多也置我鞉鼓謂有人以設之也奏鼓簡簡謂有人以奏之也奏之而聞其聲之簡簡則可以衎我之烈祖矣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敬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古

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温恭朝夕敬之存於中者無一時之或息也執事有恪敬之見於外者無一事之或慢也聲樂之感通既如彼恭敬之奉持復如此則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乃湯孫之所奉也則其拳拳思慕之意藹然見於言外亦可想矣

烈祖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凡商一代之福所以盛大而悠久者已基於烈祖受命之日矣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

以申錫於無疆爾者指其人而言所者指其處而言爾後人所以能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羨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無言則肅敬之至無爭則齊一之至故烈祖之神復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焉溥將之命舉其福之全體言之也豐穰之慶

舉其福之一事言之也由有溥將之命是以有豐穰之慶由有豐穰之慶是以有祭禮之備由有祭禮之備是以有福祿之報諸侯之助祭既有以致其假饗之誠天命之眷顧復有以致夫假饗之效則福祿之報其有窮乎

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

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爲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夫惟其受命非止於一世而皆不危殆也故至於武丁孫子之世猶得以賴其福焉是何

也以其武德之相繼也昔者湯有武德而武丁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湯也武丁有武德而武丁孫子繼之其武德無以異於武丁也夫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以來助祭於商焉以見人心之同也人心之同本乎天命之隆天命之隆本乎君德之盛此詩人所以反覆歎咏而歸之商王之武德也王者之都雖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以見王化之行必自内而達之

外也王者之地雖遠極於海隅而其來假則皆萃於輦轂之下以見人心之合必自外而向乎内也噫此殷之受命所以咸宜而皆有以負何乎百禄也

長發首章

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夫有娀之生商此何時也乃禹治洪水之時也是故其曰禹敷下土方則有以見其濬治之勞也其曰幅員既長則有以見其疆理之大也

以氣化則方盛以人事則方理於斯時也而有娀氏始大是固上帝之所眷也故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焉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之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故詩人將言商之受命則不惟本之契又必推契之所以生而歸之有娀將言周之受命則不惟本之稷又必推稷之所以生而歸之姜嫄以其受命之基實在此也

二章

契為司徒敷五教言文德則有之未見其武德也而詩人以桓撥言之何也葢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為治撥不正而反之正也此非有武德而何能若是哉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受小國大國亦非謂受小大諸侯之國也葢契始封於商後又徙封於殷始封之國小故先言受小國是達是德孚於商土之民

而政教之行於商土者無不窒礙也徙封之國大故後言受大國是達則又德孚於殷土之民而政教之行於殷土者亦無所窒礙矣率履不越自己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為敷教之本也遂視既發自民之丕應者言之所以為敷教之效也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玄王以桓撥而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

三章

聖敬日躋修己之敬也上帝是祗事天之敬也惟其有修己之敬故能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其有事天之敬故帝又命之使式於九圍焉大明稱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翼翼即修己之敬也曰昭事上帝即事天之敬也曰聿懷多福即式於九圍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四章五章

此承前章湯惟聖敬日躋而天命之使人爲法於九州故能受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言四方小大之國莫不恪共厥職以來朝於商也爲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縿天下之諸侯必附於有徳也既爲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爲下國駿厖者譬之於馬馬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徳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之寵矣不競不絿者彊與緩迭施初不偏於彊而亦不偏於緩也不剛不柔者剛與

柔相濟初不偏於剛而亦不偏於柔也此所謂中道也故能敷政優優而百祿之是遒焉不震不動者有離之文明故處大變而不疑不戁不竦者有乾之剛健故臨大事而不懼此所謂武德也故能敷奏其勇而百祿之是總焉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而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為下章征伐張本也

末章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詩前

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乎五百年之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於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孟子又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則湯之不競絿剛柔固自伊尹聖學中來其不震動戁竦亦惟有尹之任故

湯得以大進其武功也然則韋顧昆吾與夫夏桀之伐豈湯一人之獨任哉實惟阿衡有以左右之耳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殷武首章

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

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方其撻然用武以伐荆楚也罙入其阻則彼雖有山川之險而不足恃也裒荆之旅則彼雖有人民之衆而不足賴也是何也以王者之無敵也於是荆楚之地截然齊一則信乎其無愧於湯之孫矣

二章

商自盤庚遷殷在河之南去荆楚為近去氐羌為逺故

告之曰爾荆楚雖遠亦吾國之南鄉耳昔成湯之世雖遠而氐羌且莫敢不來享謂獻其方物也莫敢不來王謂共其臣職也夫以臣事君以子事父以遠人事中國此天地之常經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雖遠而氐羌猶不敢以不來則近而荆楚又曷敢以不至哉

三章

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焉觀勿予禍適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

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苟農事之不修則國用之不給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職内無以供祭祀而盡闕道故葛伯不祀則亳衆往耕而征伐隨之田野不闢則天子巡狩而責讓加焉必也於稼穡能匪解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戾宜矣

四章

天命不外乎民心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民之好惡即

天之好惡則下民之嚴信乎其不可忽矣君人者知所以敬天敬民則於刑賞之際必不敢怠遑而或至於僭濫不僭則賞當功不濫則罰當罪然刑賞見於事者也戒懼存於心者也見於事者雖可以勉彊於其暫然茍戒懼之心不繼則今日之賞雖不僭安知後日之不以私喜而或至於僭乎今日之刑雖不濫安知後日之不以私怒而或至於濫乎故必不敢怠遑之心常流行乎賞善罰惡之間則賞非私賞與衆共之刑非私刑與衆

棄之好惡不咈乎民而命討必奉乎天此天之所以命於下國而大建其福也賞不僭如舜之命九官刑不濫如舜之誅四凶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命多辟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其不敢怠遑又於書之不敢荒寧見之噫此所以受命而中興也歟

詩解頤卷四

詩解頤跋

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頤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于發明肯綮處輒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俾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于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既鋟諸梓遠邇讀詩之士往往稱之不啻良金美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

但歲久不能無亥豕魯魚之難辨于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洪武三十五年歲在壬午孟夏上澣後學豐城丁隆謹識